

方者日固久矣每念至此則惻然興歎以謂道者聖人體之以為用百姓日用而不知由是存心秘檢思有篤厚人倫訂正諸俗故發諄諄之誨俾其來者皆得嚮明歸道也今夫擾擾牽動不知妙道之生育而反事象教之殊風既習其風復師其法雷同以寂滅為真樂使暗識之民動甘死地適為常理可不憫此沉迷乎且人生天地之間處最靈之首當受生於胞胎之中三元育養九氣結形戴天履地莫不本乎道者也其有上智之人夙稟靈秀不待學而自然嚮道者千萬之中或三數人而已逮夫中智以上者區區於名教利祿之間雖知道之惑有姑徇親愛之累尚滯聲色之娛故若亡若存也其下智之民甘食美服安居樂俗悉皆懵然冥其向偽皆真殊不知我之形氣皆道之所生也且人在道猶魚之在水魚失水則死人失道當何如哉凡百羣倫固宜守道也夫道也者虛無之總造化之源浩曠莫得其端杳冥莫窮其奧萬象以之而生五音以之而成故六合雖巨未離

其內秋豪雖小待之成體其香逸也不可階升其應感也不疾而速謂之渾淪渾淪太極之宗也故太極生兩儀兩儀者天地也清氣升而天濁氣降而地沖和結而為人故五緯宣精三光下濟而成三才也其施化也則有

炎涼燥濕之候有方圓形器之名有盈虧消息之度故日月麗乎天星辰行其紀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播時百穀以養民人蕃殖孳育以阜常產然後人各成材物遂其性故得耕而食織而衣欣樂乎太平之世者一皆妙道生成養育之所致也觀夫伏羲三代而降雖稱號不同其於導道事天則一也今夫蔽蒙倒置之民宜究其理欽而奉之不亦善乎況昭昭然在上者可畏也今發明訓諭宣救積習之謬弘益天下之福庶使遷善貴生

粲然曉悟一新其志歸奉道真上以協天心之享下以副膺乾紹述之意如此則皇極休光之美綿亘乎道德之鄉浹洽乎仁壽之域豈不偉歟大觀庚寅先天節日宣和殿製

二年十一月己未中神教和法師宣淨之立石 嗣漢三十代天師張繼先書

茅山志卷之二十六

大

上清嗣宗師劉大彬造

錄金石篇

宋碑

茅山元符觀碑 承務郎和江寧府句容縣事兼管行

茅山崇禧觀日觀棋盤棋

維宋受命百有四十六年天人和同萬物咸多重光累休越于古初哲宗皇帝推輯福應報禮上下游心道真側席異人於是茅山上清三景法師劉混康以道業聞于東南迺遣中謁者致禮意欲必起之混康不得辭既朝遂往持上清儲祥宮恩數頻煩為國廣成已而求還故山許之賜所居為元符觀今皇帝既親萬機遵復先志治人事神誠意感格而尊德樂道猶恐不及復遣使迎致先生于京師待過之禮悉用元符故事有加焉未幾告歸賜號葆真觀妙先生詔刻九老仙都君玉印及白玉念珠燒香簡紅羅龍扇諸物又親御毫楮為書度人清靜六甲神符三經以寵養之皆驚世駭目不可名之寶皇帝若曰先

帝所以經營元符於名山蓋將揭虔安靈祈
天永命用輔相我國家朕既嗣事而觀之基
構有未備其敢皇寧運命江東轉運司凡土
木工費悉為之調度別降御前空名祠部度
牒百道以助其用委官護作仍增崇三茅君
位詔司命君曰司命太元妙道真君定錄君
曰定錄沖靜真人保命君曰保命沖惠真人
又初尚方取金玉瑞物依天之命作為九錫
以顯揚三君之景光于無窮部使者與郡縣
吏度上之命夙不敢懈經始

年正

月九日學崇寧五月八月十五日告成重門
夾

萬福殿以祠三茅君東為景
飛天

福萬年殿以祠皇帝
法輪以藏恩賜之書傍為崇寧閣以奉

參列多勒宸翰紅光寶氣仰薄

睿極天龍共瞻林壑 至於鐘閣懸壇齋
房燕室亦無一不協于度總四百有餘區高
明傑大工盡其技金碧丹堊之飾燦煌昭爛
于崇岡秀嶺之上煙霞霏微草木蔥蒨望之
若神變幻化莫可圖寫即之肅然若雲車風

馬往來於空曠有無之間不可得而知也可
謂感矣臣謹按句曲山於仙經為金壇華陽
之天山川神秀據東南一都會漢晉以還世
著靈蹟往往禁樵牧營館御以析福祥本朝
專奉之儀務隆典則而山為見符命靈先仙

籙慶雲紫氣合於圖牒者史不絕書然臣嘗
謂寶玉神鼎金茵紫芝皇上帝實藏之茲
山所界付後世太平有道之主苟匪其時不
虛其應而歷代方士隱人弗揣其本徘徊巖
阿莫幸遭遇良足憫笑至開華陽有司命之
庭則又築室廬欲據其勝結構相望而終莫
得其處逮元符既建歸然居積金之下深崦
長谷蒼崖翠壁隱見斷續臣僕而朝然後知
天作而地藏之蓋有待也恭惟皇帝陛下聰
明睿智得於天縱孝悌之行通于神明自初
紹服駭惠前烈改元命曆具著聖意延登同
德以熙天功罷黜奇妄用勸多士朝廷既治
蠻夷率服頌聲已作揚氣自應天高地下日
星明潤河不怒溢委蛇而流坤靈効珍成我
帝蕭薄海內外獲蒙豐年盛德大業顯著如

此方且精思於清靜無為之學屈已於巖穴
有道之士增築殊館以迎三神之釐是宜無
疆之祚集于一人億萬斯年永作民主所謂
寶玉神鼎金茵紫芝殆將薦于帝廷享于宗
廟以昭明應而積金清淑之氣蜿蜒扶輿磅
礴鬱勃亦欲產祥儲休膚寸而合燕及四海
若時雨彰示方來為國福地嗚呼斯實聖時
甚盛之舉萬方黎庶瞻望驩呼不能嘿已者
臣愚不勝惓惓忘其固陋昧死上獻元符觀
頌頌曰

於上帝傳臨萬國分真山川以相有德巖
巖積金曲水之澗仙聖所宅望彼吳楚河圖
幽贊我不敢誣連時休明迺錫之符秦人矜
夸鼓鐘山顛神不報享瘞壁而旋降及近世
祠祝日勤馳馭寥寥亦莫或聞我營元符冠
冕林麓欽崇三真百靈懷服乘彼白雲陟降
帝所無以致之孰為來者崇寧之政視古無
前有不吾信酌民之言乾運其剛離麗其明
先訓是若大猷是經校姦屏偷賞信刑威羣
公庶尹千載一時士敏于學吏恪其職除我

戈矛長我黍稷外據內修成底厥緒甚堪章
生式歌且舞彼蒼匪高有聽在下申命百神
錫以純嘏華陽之天密邇靈囿流慶隕祉益
不敢後卿雲之下靈芝煌煌鳴鶴飛舞來獻
其祥太史占之實應壽考媚茲一人後天難

老皇帝曰嘻朕何私焉敘時五福播之黎元
羣臣拜手天子萬壽越彌億年作民父母明
明天子事帝以實有道是遵無文成秩待既
荐臻不忘齊衆明明天子景命維新置我神
器不震不騫德音孔臧與世永延山積而高
川至而增並受福祿日維不勝垂拱儲神監
于太清

上進茅山元符觀頌狀

右臣所領邑居茅山之下元符觀實隸馬經
管之際得以職事自効于斤筭之末因獲究
見朝廷所以製作之本意臣愚不佞恭惟皇
帝陛下天神天明經緯萬事文德既暢武功
亦昭自上京師下逮海表勝本之子知趣經
術結誦之音如昔鄒魯偏師西指闡國萬里
名王貴人浮獻兩觀治功巍巍曠代未有至

於懷柔百神盡誠備物靈既昭答臣庶頌數
維元符之達實紹先志不惑於飛舉靈化之
說無取於黃治變幻之事清靜無為深達道
妙載營恭館以格真馭專異高行風厲四方
歷選列辟孰如今茲固宜仙聖曠懷蒙福無

極瑞鶴翔集以示民信聞之邑人父老華陽
自崇寧以來履雲體泉紫芝瑤草蓋多有之
然可聞而不可見可見而不可致惟是瑞鶴
之應上薄九霄萬目所瞻不得而掩臣前與
部使者已具列上景命之符莫此驗白竊意
羣公庶尹禮官博士因符瑞之既富刻六藝
之可致抗章而請有事於泰山梁父以繼七
十二君之絕業以揚我祖宗之休功則茲山
之靈寔兆厥祥臣觀古帝王既有殊尤特絕
之績必有非常能言之士鋪張本末比次律

呂勅之金石著在簡冊以光明于本朝臣游
沐太平拭目盛事而喑未聞聲詩不可非其
人故休缺迺擇日齋戒沐浴撰成茅山元符
觀頌一首詞義鄙淺無足簡錄而臣之區區
厥有攸在倘蒙萬機之暇俯賜乙覽雖以狂

斐誅死臣所榮幸所有元符觀頌一本謹隨
狀上進于冒宸嚴臣無任隕越兢慚跼踖俟
命之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後序

崇寧五年八月十日茅山元符觀落成臣拜
手稽首作頌以獻于時九鼎既新大樂既備
諸福之物遠邇創見凡厥臣庶推瑞應陳賦
頌奏御者蓋千有餘篇上命大臣論定居選
中者十有八人而臣實辱在第二八月十五
日伏奉制書進快一等臣竊自思念束髮就
學即覃思於經術在朝廷推有師承不敢輒
著書畫成亦博士弟子所餘素獨以餘力琢
磨文章妄有忝於古人之域然連試有司不
中程晚以父任得官吏道先法律又不取貳
事退食有間亦未忍遂廢翰墨擊轅叩角窮
愁無聊用以自慰會國家築宮茲山以尊有
道以交神靈土木之功甫畢羽毛之祥適至
臣子之心區區有不能已者輒不自揆原大
推功播於頌詩以祝千萬歲壽願雖臣之極
思而材力駕下訓詁不博言之所載經緯失

緒大懼以狂狷獲戾今茲猥蒙明詔寵綬之
遂使或賤姓名附見於崇寧第頌之列臣雖
死骨不朽然犬馬微命恐終無以仰報天覆
謹取所獻頌副本刻之樂石以風示四方使
承學之臣知如臣之味陋猶以文字當褒嘉
海濶之廣必有高明博大不世出之士形容
德業具載雅頌咸五登三告功神明垂之無
極以示得意其於始隗之義則臣或庶幾焉
大觀元年四月一日宣德郎充淮南江浙荆
湖制置發運司勾當公事臣鮑慎辭謹記

元年丁亥歲八月守靜與和法師充住持
江寧府茅山元符萬寧宮臣並淨之立石

茅山元符萬寧宮記 贊改殿大學士
陸泉觀使兼侍講上柱國南陽郡開
國公食邑四千戶食實封一千戶臣
鮑慎辭

聖人專之是故山林之士寂寞之濱繁嘗有
聞於是者必有以寵嘉之況其上者乎夙興
夜寐因任原省以昭前人之先凡已事之未
就雖其小者必緝熙之蓋所以尊道而昭功
可謂至矣而斯宮之成二美并焉將以詔後
世而垂無窮臣是以受命而不敢辭也謹按
金陵句曲山在西漢時有真人居焉抱神以
靜超然遺物仙聖降而與之言以登雲天推
其緒餘以化二季而二季亦以仙去是為三
茅君而世因號其山曰茅山自時厥後光景
之異雲鶴之祥笙簫之響震見于山椒者歲
嘗有之而方外之士慕道聞風而來者亦莫
可勝數熙寧初常州道士劉混康者始誅茅
結菴于山之積金峯其始至也拾橡栗以為
食焚和實以為香久而甘之不厭於是人稍
信異往往負薪裹糧以給之先生躬有妙行
而濟之以常善救物之心每以上清符水療
治眾病服之輒愈繇是遠近輻湊而先生之
名益著矣哲宗召至京師燕見便殿賜號洞
元通妙大師且命即其故居易而新之會改

元元符因號其處曰元符觀先生屢辭歸許
之然終哲宗世元符觀猶未訖功皇帝二年
秋遣中貴趣召先生來朝且詔守臣監司委
曲敦諭勿聽其有所辭先生至自茅山入對
久之語有以當上心者他日訪以三茅君事
具奏所聞迺詔加錫茅君號而即山構殿以
禮祠焉先生又請建皇帝本命殿于東南隅
之長生地從之於是鐘有樓經有閣歲度人
有數日給眾有田而宮之眾事畢具矣仍降
誥以為葆真觀妙沖和先生而度其弟子為
道士者十餘人其上皆錫紫水師名以寵之
所以尊禮之甚至先生再謁還故山皇帝又
為書道藏經數卷及親畫老子像賜之以榮
其歸宮將成御題其榜曰元符萬寧宮雲漢
之章下賁巖谷是將有神物守護垂之億年
與道無極也且以謂是宮經始於元符而落
成於今故因其舊名而增之以彰繼志述事
之意層聖相承紹隆真風所謂一宮之成而
二美并焉者此也臣既序其事使後世得以
覽觀而又繫之以詩其詞曰

猗嗟三茅得自初成氣合於無與形俱昇執
希其風必靜必清家家久哉迺發先生帝用
尊之載召來廷迺親其人燕見妙語迺錫命
書迺其倚侶因其故廡啓此新宇像圖仙真
上宥帝所神筆榜之龍鳳軒翥天錫皇帝聰
明孝友抱一用中以綏九有遐邇率從導道
熙功有欲求之與在斯宮作為好歌以詔無
窮

皇帝以新宮告成親題其記之額刻碑以
賜聖筆神畫妙絕古人龍章鳳書輝映秘
殿既而申命有司填之以金蓋以護持秘
藏永為斯宮之寶又以示其不可傳玩於
民庶也臣淨之伏觀聖上所以協成先志
繕此棟宇者甚寵甚渥資政之記鋪張闡
休發輝睿意者甚文甚煥此而不揚天下
何觀焉臣夙傳師訓累預賜對比緣慶成
錫加異號聖恩隆重無以為報是用別刊
佳石以廣其傳庶使內外遠近皆得究知
聖上作宮之意先生成道之跡洗心滌慮
以趣真風者區區之願也大觀元年二月

十五日特賜守靜凝和法師上清經錄二
十六代嗣教宗師充住持元符萬寧宮事
臣宣淨之謹題 咸淳七年歲次辛未二月
廿九日賜紫觀妙大師勅
茅山上清經錄四十二代嗣教宗師管
轄元符萬寧宮事臣宣淨謹題立石

茅山華陽先生解化之碑 觀文徵學
士金紫先

大觀二年春詔華陽先生來朝京師夏四月
丁亥先生至自茅山上命道士二百人具威
儀導迎館于上清儲祥宮新作元符之別觀
先生病不能朝勞問之使不絕於途是月十
日車駕幸儲祥宮因召見先生與語久之前
兩夕先生夢侍天帝所相論說大洞真經覺
而異之及見上迺以平日所寶大洞經以獻
上覽之動色曰朕潔齋書此經甫畢及親繪
三茅真君像迺欲以授先生是日遂并賜之
先生既授經與上意合則釋然以喜車駕將
還宮復召見先生所以撫存之甚厚復七日
丁酉有司以先生解化聞上震悼命中貴人
賜金營長持贈太中大夫使使護其柩以還

葬有日詔臣下作為墓碑以詔無窮臣既受
命竊惟古之全德之人本在於道以資物而
不置貴在於已以順人而不失是故頌仰研
酢無適而非真也及至後世一曲之士知為
已而已而其弊至於絕物抱虛守寂老死於
巖穴之中自以為得矣而功不加諸人道不
行於世始以自為而所以自為者實少此昔
之隱者所以有往而不反之論也若華陽先
生則不然方其棲真深巖人迹罕至則以上
清符水愈人之疾至不可勝數其功利博矣
及遭聖上以天縱大智作新斯民本原道真
宗尚有德則頻年之間數奉命造朝召入宮
廷燕見終日造膝所談多所謂天下妙理向
也雲泉之為娛而今也名顯於朝廷向也樵
牧之與俱而今也道信於宮壺天下方士聞
其風者翕然化之豈可與彼枯槁一曲之士
同日而語哉先生姓劉氏諱混康常州晉陵
人也其上世皆不仕崇寧中以先生故始詔
贈其父守真宣德郎母朱氏進奉縣太君先
生少則虛澹不羣仁宗時試經為道士脫畧

世故日閱道書而於洞經妙旨獨心得之惠世無明師適散髮登壇以天為宗已而聞三茅道士毛奉柔者有道行名聞一時遂往依馬毛一見而奇之悉授以大洞經錄其後題結卷于山之積金峯居一日有三羽人者莫知其所從來同造其廬函出指蒼之東隅謂之曰汝即此以居抱神守中德惠及人當無愧於前人矣又顧先生頽問曰此無作之地道之所尚非可以有疵以手捫之明日癡滅不復見而求所謂三羽人者終莫能得也先生錄是刻意勤行而於接物利人日益不懈遠近宗仰之哲宗時召至京師賜號洞元通妙大師而以所居峯為元符觀木幾謁還故山上之元年復召赴闕其明年又告歸許之賜以九老仙都君玉印又詔增廣殿宇而命近侍總其事於中都得專達焉奉降詔賜號探真觀妙先生雖居山而手勸詢勞無虛月觀將成請朝天廷以謝上恩有詔致勉其來召對宣和殿賜御書畫於是增改觀名曰元符萬寧宮而宮之正門及景命萬年天

寧萬福兩殿太平飛天法輪之勝皆自上書昭回之章煜曜萬古三茅崇奉之嚴未有盛於斯時也明年夏四月先生又告歸詔賜所居峯以潛神為名而加先生以沖和二字居數月又作慶成頌及賜歸山詩以寵之大觀改元詔屢趣召先生固辭許之於是曾有命其傳錄大弟子守靜凝和法師宜淨之入見翁德意焉其明年先生適來朝將行之前一日卷中平時所養鶴輒飛去先生聞而歎曰鶴去吾殆不還乎已而果卒京師即其年七月壬申葬山南壘玉峯詔持謚靜一而以其墓之祠宇為藏真觀先生專氣致柔不與物忤端淳雲行動靜兩得者待終始身名尊榮可銘也已銘曰

如斯鏡石道周後人之詒先師被遇聖朝恩榮終始如藏真建觀前所未有詔宗工述解化之迹上親題額以賜焉鉅碑泥金艱於傳本謹再模刻以廣施云時政和元年四月十七日上清三洞弟子二十六代守靜凝和法師宜淨之謹題持節昌州諸軍事昌州刺史充本州防禦使文水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食實封一百戶上柱國王植萊額等仗檢校司軍節度使潭州管内觀察使置等使檢校司空同知樞密院事同知樞密院事潭州刺史上柱國華原郡王食邑九千戶食實封二千四百戶仲御五石

沖隱先生遺表碑二通

臣淨之遺表上言皇帝陛下臣自違闕度屢更晦朔仰慕聖顏日深馳想本圖再出山林一瞻天表無何大數有限志與願違辜負皇朝不勝痛恨然臣雖世緣淺薄仙路殊途曷敢忘陛下終始眷遇之厚伏願陛下精固邦本善保聖躬上以副皇穹寶曆之恩下以慰社稷生靈之願臣無任瞻天望聖之至謹奉表以聞政和三年七月二日茅山經錄二十六代守靜凝和法師充住持元符萬寧宮臣

箕淨之上表

臣自惟至愚至昧伏自先師遭遇陛下以來興建宮祠敷弘教法而臣凡所請求實為過分上瀆天聽罪所不容本期盡犬馬之勞以報萬一不期偶染脾疾飲食自減雖勉強醫藥殊無退候近因設醮祈恩上天迺獲報應當須謝世去住之理臣實無憾但恨終天永訣無緣再觀天顏及別中宮皇子諸王不勝悵望之極陛下天聰聖哲尊道崇德自古帝王未有過者然念帝王奉道迺與臣庶不同一言一動上合天心則萬方蒙福幸母以華麗蕩真以虧聖典太上五千言以去奢去泰慈儉為先迺陛下之師寶致道之津梁也伏願陛下清心寡欲以保聖躬節財儉用以固邦本聽納忠良以廣言路天下幸甚如臣下愚固不當冒死陳詞實念先師付託之重當令臣以盡忠報國為先當今之際不進一言以裨聖德則臣違天負師抱恨泉壤矣臣傳宗法錄真經玉印及陛下前後所賜書畫並已付本宮徒弟俞希隱收掌說更願陛下重

念先師扶教宣道之心曲垂恩祐終始無替於宗門則臣雖不獲再瞻天顏死無憾矣採筆陳情伏增感愴臣淨之再言押

沖隱先生墓誌銘 始於少保領東軍三司中太一宮使兼侍讀修國史臣蔡卞奉勅撰并書

先生氏名淨之金陵人父得一少不事事晚好道術鄉里號箕翁餘杭有杜道士者自匿其名常從翁游先生方在娠一日翁夙興見杜道士入其門俄失所在心異之有頃先生誕焉先生生而淳澹識度深遠幼不如羣六七歲日誦書數百言從羣兒嬉輒畫地為道家像父携之游茅山時靜一先生劉混漢結茅積金峯一見稱之曰是子他日人天師也示之以輕舉之法先生躍而大喜願留師事誓不復歸父亦欣然許之服勤左右累年王安石間居金陵聞靜一兩行遺書致禮邀之先生奉杖屨以從試與之語率皆造理屢稱善焉元祐中臣守宣城靜一遣先生持書過之館之後園西室前有華果林木轟聳樓臺之勝近俯城市遠望百里間而先生終日

靜坐未嘗出門心竊奇之迺出緡錢度為道士先生志益精篤靜一悉以三洞經籙昇之書符咒水以弭疾除邪率多驗蓋累年之間盡得靜一之道深居山林之幽而聲名暴著一時哲宗皇帝在宥天下搜求道術之士首召靜一來朝京師從師入見顧其貌異為錫師名以寵之元符初賜所廬為觀號元符令天子躬體妙道以臨萬邦命守臣敦遣靜一造朝勿聽其有所辭先生與之俱來禮遇尤至初有司大新厥宇親書宮名以賜更號守靜法師領住持事又明年復召入朝暨進見弟子從行者皆有恩數及之久之得請還山又加號凝和賜御書畫以寵其行大觀四年復至自茅山天子命即所館建壇席俾倡其教以示學者遣中使賚之縉紳士大夫多從聽受復固辭還山上更以御書及畫靜一遺像符之先是九幽黃籙久廢世罕道者先生發明之二科儀式方大顯於時凡深山絕嶠學者棲處其間時或淫雨積雪徑路阻絕先生必亟往餉之歲稍不登輒令減田租之入

以糜粥食飢者不幸殍殍衣衾瘞之居數年
一日召其徒謂之曰吾今年四十有六昔吾
先師記吾之數不逾於此吾將化矣荷國重
恩不得面見天子迺索筆自草遺表以聞翌
日具湯沐易衣冠而逝時政和三年七月三
日也表聞天子嗟悼詔贈冲隱先生養之緡
錢以其年十一月封定于大茅峯之陽華蓋
峯下受業弟子數十人其上首曰傅希列徐
希和為養素法師繼踵住持而希列被召為
右街都監後三年又詔贈先生之父為承事
郎母周氏為孺人蓋自先生少時臣已識之
及其將終亦令人諭意於臣云寫遺表畢屬
期已至不得書數言以別既葬數年有詔使
為之銘銘曰
識道之真則遺其形初成得之上入太清靜
一慕馬少也無管結廬峯顛以速于成誰其
嗣之允矣先生天子嘉之存錫休名召語於
前理暢而明形雖有逝神則常升緒餘之傳
粵在斯銘

茅山疑神卷記

句曲名山三茅勝地靈宮闕宇突兀炳煥甲
于江左數千百里疑神眷居其間林樾蔽虧
氣象深穩宜高人逸士之所廬也紹興癸亥
祠宇宮道士張椿齡與其徒相攸於中峯之
下誅茅結庵擺落世紛怡神葆光為物外之
游性真內融道腴外豐秀骨山峙神鋒玉舉
望之真蓬萊方壺中人學者稍趨歸之聲聞
帝聰有詔召對控辭弗獲既見上顧勞甚寵
解御服以賜且命圖形於神仙閣因請還山
先生起草萊受知聖明前後六至闕下壬午
視師亦賜對於行在所母見加厚初太上皇
欲易菴為觀先生辭以有觀額則事煩非幽
居之宜故止賜今名實乙亥六月也庚辰歲
建三清殿像設供具皆上方所製其後以行
宮賜銀建天祥閣奉藏宸翰又為層屋置內
府賜鍾雲漢在上光被草木寶器所鎮神鬼
守護凡二紀資錫悉充棟宇費齋庫庖漏位
置不瀆於是豐約中度規制具體矣乾道壬
辰賜田三百三十畝有畸仍命漕浙除其稅
德至溼也屋之高下皆因其山之勢妥帖邃

密不晦不露白雲峯擁其左小峯拱其右面
挹赤山大羅源平遠當曾而昇元頂亦逶迤
在目也紫翠環繞四山如屏晨光陸離影
凌亂宵籟聞寂琴聲清圓恍若與塵世隔匹
夫而能動冕旒之高聽享山林之至樂其必
有以也夫噫老佛之教與孔氏鼎立後世紛
紛矛盾異同具人御辯融三為一恭已正南
面而儒術行於天下刑政修禮樂興二家翼
之使民心一於為善黃陶漸漬風俗淳厚兵
寢刑措日躋仁壽之域庸非助手先生訪對
之際言不得聞若夫方士誣虛之說治道清
靜之要將奚擇焉天實聞之矣其能動高聽
享至樂宜哉先生常州晉陵人少為人也名
行義字達道度為道士改今名而世先以其
字行既歿之九年住菴弟子茅見獨以僕疇
昔與先生有一日之雅而與其兄王見志從
游荆溪之上垂四十年屬為之記故獨取其
菴之顛末係於與創者識之其被遇兩宮榮
寵尤顯當有紀錄以侈眷異茲不具載云
十年九月朔朔敬大夫新樂發遣
蘇州軍州事曾望李處全記并書

嘉定皇后受籙之記

皇帝妙統至神續承大統薄海內外晏然無事皇后道合坤寧光齊日耀彌綸帝德輔贊化原而內助餘閒貴道清靜宅心虛白迺嘉定庚午午節命左街監義臣上官德欽緘封寶熏肅將中旨用章獻明肅皇后故事至華陽洞天上清宗壇侍受大洞畢法寶籙金龍玉璽質信禮儀罔不畢備上清經籙宗師臣薛汝積實臨壇度師臣汝積恭承教令潔己齋心馳誠南嶽結想上靈建置玉籙道場羅天大醮廣修齋設延供羽衣是夕玉繩金波昭回璇漢祥飈瑞靄紛郁宮庭翼日笙鶴翔翔飛舞呈瑞靈芝異草迭產於林壑間四方來觀莫不敬歎猗歎感哉臣先覺曩以微賤遇孝宗皇帝蒙恩放還山林與臣汝積從游目擊盛事欣喜踴躍竊考經籙之自來求流傳之所在魏巍至妙蕩蕩難名誠求道之津梁登真之道路至於光顯流衍獨付帝后俾承天而行與道合真則我朝之感又非前代所及也氣結九天自然成丈火鍊太空皇人

按筆此寶籙所由始也太平下教小有天王紫虛元君流播人間此寶籙所由傳也元君初降句曲命楊羲以隸古定其文傳上清仙翁許翹寶笈環玉鳳羅金鈕割敵有儀盟誓甚重得之者必名書金簡身在丹臺苟非其人不在此族歷代帝后佩服崇尚用以延洪作用以益永年發祥積祉如鼓應桴然足以知其教不足以見其盛也自元君二十二傳觀妙先生朱自英是為章獻明肅皇后臨壇之師兩傳而至冲和先生劉混康時在宣和徽宗皇帝命先生總括三洞四輔為盟傳之師仍賜白玉印以續宗壇之系九傳而至臣汝積又復恭遇聖后下屈崇尊增賁經籙其道益以光顯其事益以流衍聖子神孫奕葉相承不忘道化用躋世於仁壽此千載一遇萬世之下不可尚矣天降其祥地不愛寶未足見皇天之所以眷顧我聖后者億萬斯年與帝並尊為天下母此降精三境流光十極付囑我聖后者其在茲乎恭惟皇后殿下聽明天聖慈慧日隆百神敷祐瑞氣騰空國家

寶曆過期流芳億兆之祥也臣不敢自默敬為之記姑錄始末不敢為文嘉定三年庚午歲五月十有六日右街道錄凝神齋高士臣劉先覺拜手稽首恭記臨壇保舉師太上重符萬字宮知官中妙大師臣任元阜監度師臨壇度師茅山經籙三十四代嗣教宗師上清三洞法師管轄元符萬字官明一大師賜紫臣薛汝積承漢郎知建康府句容縣事兼管內勸農營田

白雲崇福觀記 徽猷閣學士正議大夫提舉岳州神觀兼太子詹事兼修國史兼實錄院修撰兼編修官 朝奉郎守起居郎兼國史院中書 正奉大夫守史部尚書兼錄

圖史兼實錄院修撰兼太子詹事兼修撰

句曲江左名山洞天福地以茅君隱而仙是稱茅山有積金峯當西一面積金之支右轉而特起者白雲之峯也道俗相傳嘗見其草木後凋煙霞在望然東西兩山靈宮闕宇各真所宜茲曠弗卜顧有待耶紹興中華陽道士王景温披榛棘鑿巖窟室于峯之下俄以行志修潔聞迺即其居錫崇福觀額暨白金莊田饒益之俾展其成於是覺壇瑤瑤像設有門扉峙有亭臺飛堂深窈廊廡表延重

樓傑閣雲層巍前開端達松杉行列如蓋
如幢有赤山湖軒豁面勢崇岡秀巒左顧右
揖鬱鬱蒼蒼映帶清深而居而游如脫紛拏
如蹈仙境中間方壺丈室上親洒翰搢以虛
靜與夫紹興以來四朝錫予寶鎮泉石人間
世事待有大樞德力作興風雲會合殊勝然
後底廼續今其徒居之思有以稱亦及其初
而已大林丘山之善於人也亦神者弗勝然
而道者託焉昔之為道術者棄絕乎名勢利
欲精專乎身心性命唯恐入焉不深且密也
待其行成一朝脫去人才競競然持其所棄
迹其所脫以悒悒其隱約鼓鐘其沈潛影響
其清風素節而冀得其人如初迺亦甘心焉
泰其養尸其居美其衣食寢處如世俗轉復
為名勢利欲所愚而道術安在是山不特茅
隱二許楊陶之遺地不改址往往蓬戶桑樞
霞瓊栢食託於人之所不堪顧自有丹臺絳
宮抱玉懷珠在開白雲者必不專以外境遺
子孫也溪之從子堤往來山中人境俱熟道
士周觀復景溫高弟求記其師之功緒甚力

迺伴堤序次其見聞因附見吾說觀復持歸
告語其徒庶有警焉以復其初嘉定四年九
月望日記

洞陽館記

宣和間道士元陳大藥人知神其醫而
已侍郎王公漢之帥金陵為人擇地廼之華
陽之南四平之北修築館舍仍舊號曰洞陽
并祠其先世蓋道書稱洞陽為朱陵昇度之
館又以據洞府之陽而名焉思陵在御歲遣
使清真觀建萬道齋時羣鶴翔集蓋三月
十八日稱鶴會始此淳熙初洞元之徒皆遠
游貳車王光國克承先志為地擇人道者王
介叔草木食主天市壇邀致來洞陽介叔
之徒曰丁道存相與刻志道業招來四方之
士而鶴會之盛既無前代賜予不在清真而
在洞陽矣三十四代宗師薛君汝積強以祠
碑衣冠之以表其容眾俾為善日益不怠珥
陵推官湯喬年施田二頃以續歲供意亦以
增冥福為報本地其手澤付于周防甚至未
幾為湯後者肯獲功虧田不能久而歸洪氏

洪氏有名東釣長且賢四中卿選投筆高蹈
士類因以真隱稱真隱知田之自題集子姪
議舉半入延慶飯僧其百畝復施洞陽若將
使湯推官少償夙願於地下吁湯君之施出
於有心而真隱未始容心此豈周防思慮所
及哉洞陽既再入田迺紹定庚寅予借諸姪
成存道之志為建齋寮大隸題榜并識始末
以傳永久且為賢不肖子孫之世鑒云嘉熙
丁酉日南至丹陽張湜撰并書朝奉大夫監
行在左藏西庫丁宗魏篆額

宋羅天感應碑 山人佚遺文
元符萬寧宮經藏記 秦鼎撰
右闕文
宋重修華陽宮記 郭衡撰
元陽觀記 朱拱臣撰
王液菴記 劉中撰
右不錄文

茅山志卷之二十六